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經者然必於危微精一用其功然後有以爲執中之本惟聖明參玩焉見前第五卷此章書言

中

洪範周書篇名五皇極洪範九疇皇極居五皇君也極至也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五福壽富康寧攸好德考終命也用敷錫厥庶民敷布也錫與也庶衆也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凡厥庶民無有淫朋淫邪也朋黨也人無有比德比謂私相比附惟皇作極凡厥庶民有猷有謀慮者有爲有施設者有守有操守者汝則念之不協于極協合也不罹于

咎也罹遭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

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煢獨而畏高明煢獨謂民之微賤者高明

有位之尊顯者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也羞進而邦其昌凡厥

正人既富方穀也穀善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

辜也辜罪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也咎過無

偏無陂偏不中也陂不平也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

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黨不公也王道蕩蕩蕩蕩廣遠也無黨

無偏王道平平平平平易也無反無側反反常也側不平也王道正直

正直不偏邪也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會合而來也歸來而至也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敷衍也於帝其訓帝天也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

朱熹曰洛書九數而五居中洪範九疇而皇極居五自漢孔氏訓皇極為大中諸儒皆祖其說獨嘗以經之文義語脉求之而知其必不然也葢皇者君之稱也極者至極之義標凖之名常在物之中央而四外

望之以取正者也故以極爲在中之凖的則可而訓極爲中則不可若北辰之爲天極脊棟之爲屋極其義皆然而禮所謂民極詩所謂四方之極者於皇極之義爲尤近顧今之説者既誤於此而并失於彼是以其説展轉迷謬而終不能以自明也即如舊説姑亦無問其他但即經文而讀皇爲大讀極爲中則夫所謂惟大則中大則受之爲何等語乎今以熹説推之則人君以一身履至尊之位四方輻凑面内而環

觀之自東而望者不過此而西也自南而望者不過此而北也此天下之至中也既有天下之至中則必有天下之絶德而後可以立至極之標凖故必順五行敬五事以脩其身厚八政協五紀以齊其政然後至極之標凖卓然有以立乎天下之至中使夫面内而環觀者莫不於是而取則焉語其仁則極天下之仁而天下之爲仁者莫能加語其孝則極天下之孝而天下之爲孝者莫能尚是則所謂皇極者也由是而

權之以三德審之以卜筮驗其休咎於天考其禍福於人如挈裘領豈有一毛之不順哉此洛書之數所以雖始於一終於九而必以五居其中洪範之疇所以雖本於五行而究於福極而必以皇極爲之主也若箕子之言有曰皇建其有極云者謂人君以其一身而立至極之標準于天下也其曰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者謂人君能建其極則爲五福之所聚而又有以使民觀感而化焉則是又能布此福而與其

民也其曰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云者則謂民視君以爲至極之標凖而從其化則是復以此福還錫其君而使之長爲至極之標凖也其曰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云者則言民之所以能有是德者皆君之德有以爲至極之標凖也其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恊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云者則言君既立極于上而下之從化或有淺深遲速之不同其有謀者有才者有

德者人君固當念之而不忘其或未能盡合而未抵乎大戾者亦當受之而不拒也其曰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云者則謂人之有能革面從君而以好德自名則雖未必出於中心之實人君亦當因其自名而與之以善則是人者亦得以君爲極而勉其實也其曰無虐煢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云者則謂君之於民一視同仁凡有才能皆使進善則人材衆

多而國賴以興也其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云者則謂凡欲正人者必先有以富之然後可以納之于善若不能有所賴於其家則此人必將陷於不義至其無復更有好德之心而後姑欲教之以脩身勸之以求福則已無及於事而其起以報汝唯有惡而無善矣葢人之氣禀或清或濁或純或駁有不可以一律齊者是以聖人所以立極于

上者至嚴至密而所以接引于下者至寛至廣雖彼之所以化於此者淺深遲速其效或有不同而吾之所以應於彼者長養涵育其心未嘗不一也其曰無偏無陂至于歸其有極云者則謂天下之人皆不敢徇其己私以從乎上之化而會歸乎至極之標凖也葢偏陂好惡者己私之生于心者也偏黨反側者己私之見于事者也王之義王之道王之路上之化也所謂皇極者也遵義遵道遵路方會其極也蕩蕩平

平正直則已歸于極矣其曰皇極之敷言是彜是訓于帝其訓云者則言人君以身立極而布令于下則其所以爲常爲敎者皆天之理而不異乎上帝之降衷也其曰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云者則謂天下之人於君所命皆能受其敎而謹行之則是能不自絶遠而有以被其道德之光華也其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云者則謂人君能立至極之標凖所以作億兆之父母而爲天下之

王不然則有其位無其德不足以首出庶物而履天下之極尊矣是書也原於天之錫禹雖其茫昧幽眇有不可得而知者然箕子之所以告武王者則已備矣顧其辭之宏深奥雅若有未易言者然常虛心平氣而再三反復焉則亦坦然明白而無一字之可疑但先儒不察乎人君所以脩身立道之本是以誤訓皇極作大中又見其詞多爲含容寛大之言因復認中爲含糊苟且不分善惡之意殊不知極雖居中而

非有取乎中之義且中之爲義又以其無過不及至精至當而無有毫釐之差亦非如其所指之云也乃以誤認之中爲誤訓之極不謹乎至嚴至密之體而務爲至寛至廣之量其弊將使人君不知脩身以立政而墮于漢元帝之優游唐代宗之姑息卒至于是非顛倒賢否貿亂而禍敗隨之尚何斂福錫民之可望哉

臣按洪範之書自漢儒以皇極爲大中後人因之

不敢輙議而箕子之本指於是湮晦者數千載矣朱熹以其深造自得之學始以人君立至極之標準爲言使有天下者知其身在民上凡脩身立政必極其至然後有以稱其至尊至極之位雖箕子復生不易斯言矣以其關乎聖學之正傳君道之大體故備其文而不敢殺庶以備觀覽云　此章書言皇極

顔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克勝也己謂身之私欲也復反也）一日

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目條目也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程頤曰非禮處便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須是克盡己私皆歸於禮方始是仁又曰克己復禮則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

謝良佐曰克己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

朱熹曰仁者本心之全德己謂身之私欲禮者天理

之節文爲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蓋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壞於人欲故爲仁者必有以勝私欲而復於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復全於我矣

又曰顔淵聞夫子之言則於天理人欲之際已判然矣故不復有所疑問而直請其條目也非禮者己之欲也勿者禁止之辭是人心所以爲主而勝私復禮之機也私勝則動容周旋無不中禮而日用之間無

非天理之流行矣事如事事之事請事斯語顏子默識其理又自知其力有以勝之故直以爲己任而不疑也

程頤曰顏子問克己復禮之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顏淵事斯語所以進于聖人學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　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爲之則蔽交于

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内克己復禮久而誠矣　聽箴曰人有秉彛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　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内斯静專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己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　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于思志士厲行守之于爲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

歸此章問答乃傳受心法切要之言非至明無以察其幾非至健無以致其決故惟顔子得聞之而凡學者亦不可以不勉也程頤之箴發明親切學者尤宜深玩或問顔淵問仁而夫子告之以此何也朱熹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而仁義禮智之性具於其心仁雖專主於愛而實爲本心之全德禮則專主於敬而實爲天理之節文也然人有是身則耳目口體之間不能無私欲之累以違於禮而害夫仁則自其一身

莫適爲主而事物之間顛倒錯亂無所不至矣此聖門之學所以汲汲於求仁而顔子之問夫子特以克己復禮告之葢欲其克去有己之私欲而復于天理之本然則夫本心之全德將不離乎此而無不盡也又曰己者人欲之私也禮者天理之公也一心之中二者不容並立而其相去之間不能以毫髪出乎此則入乎彼出乎彼則入乎此是其克與不克復與不復如手反覆如臂屈伸誠欲爲之其機固亦在我而

已夫豈他人所得與音預哉

又曰非禮而勿視聽者防其自外入而動於内也非禮而勿言動者謹其自内出而接于外也内外並進爲仁之功不遺餘力矣然熟味聖言以求顔子之所用力其機特在勿與不勿之間而已自是而反則爲天理自是而流則爲人欲自是而克念則爲聖自是而罔念則爲狂特毫忽之間耳學者其可不謹其所擇哉

又曰性情之德無所不脩而一言足以盡其妙曰仁而已所以求仁者葢亦多術而一言足以舉其要曰克己復禮而已葢仁也者天地所以生物之心而人所得以爲心者也惟其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是以未發之前四德具焉曰仁義禮智而仁無不統已發之際四端著焉曰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而惻隱之心無所不通此仁之體用所以涵育渾全周流貫徹專一心之妙而爲衆善之長也然人有是身則有

耳目鼻口四肢之欲而或不能無害夫仁人而不仁則其所以滅天理窮人欲者將無所不至此君子之學所以汲汲於求仁而求仁之要亦曰去其所以害仁者而已蓋非禮而視人欲之害仁也非禮而聽人欲之害仁也非禮而言且動焉人欲之害仁也知人欲之所以害仁者在是於是有以拔其本塞其原克之克之而又克之以至于一旦豁然欲盡而理純則其胸中之所存者豈不粹然天地生物之心而藹乎

其若春陽之溫哉默而成之固無一理之不具而無一物之不該也感而通焉則無事之不得於理而無物之不被其愛矣

臣按朱熹之於此章發明剖析無復餘藴今具其文如右夫所謂耳目口鼻四肢之欲者目之於色耳之於聲口之於味鼻之於臭古之於香臭通名之曰臭非如今人專以穢爲臭也四肢之於安佚是也四者之欲未克則私勝而理泯安得有仁此所以貴乎克也克者戰勝

攻取之謂私欲害人甚於寇賊故必勇往力行克而去之也原憲問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克伐怨欲四者皆私意也原憲之所謂克欲以勝人而非克己之謂原憲但欲制之而不行便以爲仁夫子所以不許之若克己則奮然決去之辭而非抑遏不行之謂如去惡木不但剪其枝條而必發撅其本根非顔子之大勇聖人肯輕許之哉仁之一字見於經者自仲虺之誥始曰

克寛克仁彰信兆民伊尹繼之曰民罔常懷懷于有仁前乎此者如虞書所謂好生之德安民則惠即所謂仁而未有仁之名至商書而名始著然其所言大抵皆仁之用顔子之問孔子之答乃仁之體也二帝三王雖無已之可克然舜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成湯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以禮制心其用功初無異于顔子也葢必有顔子之仁而後有二帝三王之仁此成己成物之相

爲終始也有天下者曷嘗無好仁之心而爲仁之難反甚于學者以物欲之爲害者衆也詞人作賦乃以是許漢光武焉曰克己復禮允恭乎孝文自今觀之光武則誠賢矣然廢正后易太子皆私欲之爲也其得以是稱乎若唐太宗之濟世安民不可謂無仁之用者原其所本亦以其從諫改過粗知所以自克者故其效亦不可揜惟其自克之功少而自縱之失多故僅能爲太宗之仁而不能爲

二帝三王之仁惟聖明之君立志務學以帝王爲的而不以漢唐自安則於孔門克復之功正當俛焉以用其力必至于天理全而人欲泯則天下歸仁有日矣臣不勝惓惓

此章書言仁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貫通也）曾子曰唯（唯者應之速而無疑也）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而已矣者竭盡無餘之辭）

朱熹曰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而泛應曲當用各不同曾子於其用處葢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爾夫子知其真積力久將有所得是以呼而告之曾子果能黙契其指即應之速而無疑也又曰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夫子之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譬則天地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也自此之外固無餘法而亦無待於推矣曾子有見乎此而難言之故借學者盡己推己之目以著明之欲人

之易曉也蓋至誠無息者道之體也萬殊之所以一本也萬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萬殊也以此觀之則一以貫之之實可見矣或曰中心爲忠如心爲恕於義亦通

程頤曰以巳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違道不遠是也忠恕一以貫之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此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又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

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又曰聖人教人各因其才吾道一以貫之唯曾子為能達此此孔子所以告之也曾子告門人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亦猶夫子之告曾子也中庸所謂違道不遠是也斯乃下學上達之義又曰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此又掠下教人朱熹又曰忠是根本恕是枝葉一者忠也以貫之者恕也忠因恕見恕由忠出又曰天地則無心之忠恕聖人

是無為之忠恕學者則有為之忠恕或問聖人之忠即是誠否曰然聖人之恕即是仁否曰然在學者言之則忠近誠恕近仁又曰忠一本恕萬殊一本是統會處萬殊是流行處又曰忠恕一貫之注脚也

臣按一貫之指朱熹盡之矣是豈惟學者所當知哉夫天之于衆形匪物物刻而雕之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而洪纖小大各正性命焉人君以一身

應天下之務苟不知道之大原而欲隨事隨物以應之各當其理難矣故忠恕者人君應萬務之本聖明在上誠能即先儒之説深窮其指而力行之則一心可以宰萬物一理可以貫萬事而聖門之功用在我矣

中庸孔子之孫子思作

程頤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

朱熹曰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謂庸平常也或

問名篇之義程子專以不偏為言呂氏專以過不及為說二說固不同矣子乃合而一之何也曰中一名而有二義程子固言之矣今以其說推之不偏不倚云者程子所謂在中之義未發之前無所偏倚之名也無過不及者程子所謂中之道也見諸行事各得其中之名也葢不偏不倚猶立而不近四旁心之體地之中也無過不及猶行而不先不後理之當事之中也故于未發之大本則取不偏不倚之名而所以

爲無過不及之本體固在於是及其發而得中也雖其所主不能不偏於一事然其所以無過不及者是乃無偏倚者之所爲而於一事之中亦未嘗有偏倚也故程子又曰言和則中在其中言中則含喜怒哀樂在其中而吕氏亦曰當其未發此心至虚無所偏倚故謂之中以此心而應萬物之變無往而非中矣是則二義雖殊而實相爲體用此愚於名篇之義所以不得取此而遺彼也曰庸字之義程子以不易言

之而子以爲平常何也曰唯其平常故可常而不可易若驚世駭俗之事則可暫而不得爲常矣二說雖殊其致一也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朱熹曰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無所偏倚故謂之中發皆中節情之正也無所乖戾故謂之和大

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體也達道者循性之謂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又曰致推而極之也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静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則極其中而天地位矣自慎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時不然則極其和而萬物育矣葢天地萬物本同一體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故其效驗至于如此此學

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而非有所待于外也

或問中和之義朱熹曰天命之性萬理具焉喜怒哀樂各有攸當方其未發渾然在中無所偏倚故謂之中及其發而皆得其當無所乖戾故謂之和謂之中者所以狀性之德道之體也以其天地萬物之理無所不該故曰天下之大本謂之和者所以著情之正道之用也以其古今人物之所共由故曰天下之達道葢天命之性純粹至善而具于人心者其體用之

全本皆如此不以聖愚而有加損也然靜而不知所以存之則天理昧而大本有所不立矣動而不知所以節之則人欲肆而達道有所不行矣惟君子自其不睹不聞之前而所以戒慎恐懼者愈嚴愈敬以至于無一毫之偏倚而守之常不失焉則為有以致其中而大本之立日以益固矣尤於隱微幽獨之際而所以慎其善惡之機者愈精愈密以至于無一毫之差謬而行之每不違焉則為有以致其和而達道之

行日以益廣矣致者用力而推致之以極其至之謂致焉而極其至至於靜而無一息之不中則吾心正而天地之心亦正故隂陽動靜各止其所而天地於此乎位矣動而無一事之不和則吾氣順而天地之氣亦順故充塞無間驩欣交通而萬物於此乎育矣然則中和果二事乎曰觀其一體一用之名則安得不二察其一體一用之實則此為彼體彼為此用如耳目之能視聽視聽之由耳目亦初非有二也

臣按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此參天地贊化育之事也可謂難矣然求其所以用功者不過曰敬而已葢不睹不聞之時而戒懼者敬也己所獨知人所未知之時而致慎者亦敬也靜時無不敬即所以致中動時無不敬即所以致和爲人君者但當恪守一敬靜時以此涵養動時以此省察以此存天理以此遏人欲工夫到極處即所謂致中致和自然天地位萬物育如箕子洪範所謂肅乂哲

謀聖而雨暘燠寒風應之董仲舒謂人君正心以正朝廷正百官正萬民則陰陽和風雨時諸福之物莫不畢至皆是此理惟聖主深體力行之毋憚其難而不爲則天下之幸也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王肅本有反字朱熹從之

朱熹曰中庸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當然精微之極致也惟君子爲能體之小人

反是又曰君子之所以爲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也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有小人之心而又無所忌憚也葢中無定體隨時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而無時不中小人不知有此則肆欲妄行而無所忌憚矣

程頤曰欲知中庸無如權權須是時而爲中特以手足胼胝禹也閉戸不出顔淵二者之間取中便不是中若

當手足胼胝則於此爲中當閉戸不出則於此爲中權之爲言秤錘之義也何物爲權義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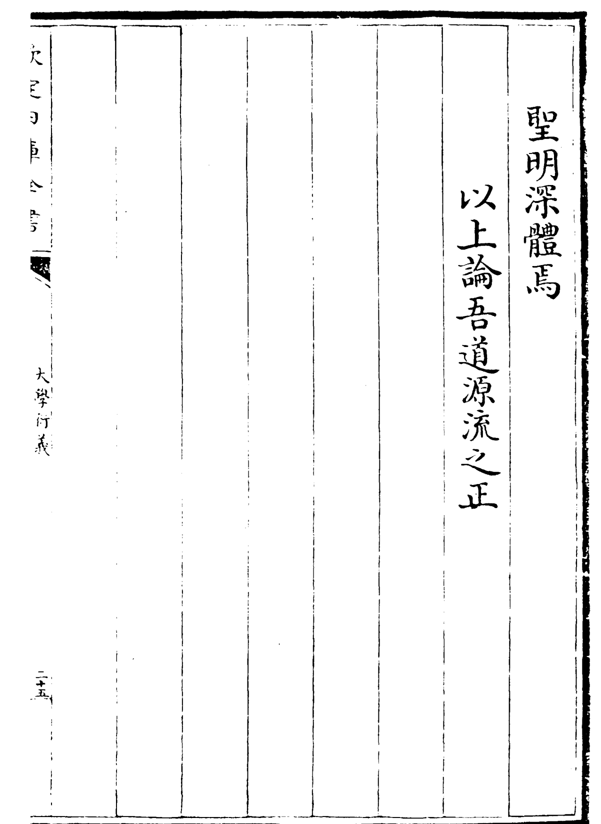
又曰中字最難識須是黙識心通且試言一廳則廳之中爲中一家則廳非中而堂爲中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爲中推此類可見矣且時初寒時則薄裘爲中如盛寒而用初寒之裘則非中也三過其門不入在禹稷之世爲中若居陋巷則不中矣居陋巷在顔子之時爲中若三過其門不入則非中也或曰男

女不授受之類皆然曰是也男女不授受中也若喪祭則不如此矣

楊時曰知中則知權不知權則是不知中也知一尺之物約五寸之中而執之中也一尺而厚薄小大之體殊則所執者輕重不等矣猶執五寸以為中是無權也葢五寸之執長短多寡之中而非厚薄小大之中也欲求厚薄小大之中則釋五寸之約而唯輕重之知而其中得矣故權以中行中因權立中庸之書

不言權其曰君子而時中葢所以爲權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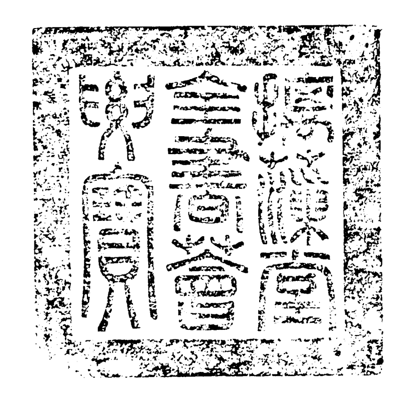
臣按程頤之論時中至矣楊時因其說而推明亦有補焉易之道以時義爲主如乾之六爻當潛而潛中也當潛而見則非中矣當飛而飛中也當飛而潛則非中矣他卦亦然洪範三德當剛而剛中也當剛而柔則非中矣當正直而正直中也當正直而或剛或柔皆非中矣推之事事物物莫不皆然此人君撫世應物之大權然必以致知爲本惟



聖明深體焉

以上論吾道源流之正

大學衍義卷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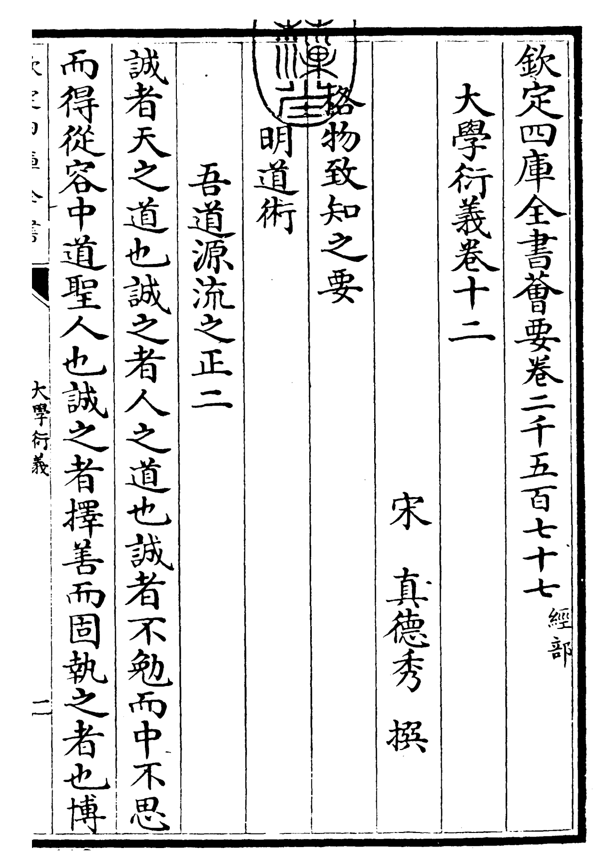
覆校官庶吉士臣方　煒
校對官庶吉士臣王福清
謄録監生臣于飛熊
謄録監生臣衛子忠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大學衍義卷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大學衍義卷十二

宋　真德秀　撰

格物致知之要

明道術

吾道源流之正二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博

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强

朱熹曰誠者真實無妄之謂天理之本然也誠之者未能真實無妄而欲其真實無妄人事之當然也聖人之德渾然天理真實無妄不待思勉而從

容中道則亦天之道也未至於聖則不能無人欲之私而其為德不能皆實故未能不思而得則必擇善而後可以明善未能不勉而中則必固執而後可以誠身此則所謂人之道也不思而得生知也不勉而中安行也擇善學知以下之事固執利行以下之事也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此誠之之目也學問思辨所以擇善而為知篤行所以固執而為仁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以下則勇之事

也君子之學不為則已為之則必要其成故常百倍其功至於愚而明則擇善之效柔而强則固執之效也

吕大臨曰君子所以學者為能變化氣質而已德勝氣質則愚者可進於明柔者可進于强不能勝之則雖有志于學亦愚不能明柔不能立而已矣蓋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强弱之禀不齊者才也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夫以

不美之質求變而美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今以鹵莽滅裂之學或作或輟欲變其不美之質及不能變則曰天質不美非學所能變是果于自棄其為不仁甚矣

或問誠之為義其詳可得聞乎曰難言也姑以其名義言之則真實無妄之云也若事理之得此名則亦隨其所指之大小而皆有得乎真實無妄之意耳蓋以自然之理言之天地之間唯天理為至實而無妄

故天理得誠之名若所謂天之道鬼神之德是也以德言之則有生之類惟聖人之心為至實而無妄故聖人得誠之名若所謂不勉而中不思而得是也至於隨事而言則一念之實亦誠也一事之實亦誠也一行之實亦誠也是則大小雖曰不同然其義之所歸則未始不在于實也曰然則天理聖人之所以若是其實者何也曰一則純二則雜純則誠雜則妄此常物之大情也夫天之所以為天也冲漠無朕而萬

理兼該無所不具然其為體則一而已矣未始有物以雜之也是以無聲無臭無思無為而一元之氣春秋冬夏晝夜昏明未嘗有一息之謬天下之物洪纖巨細飛潛動植亦莫不各得其性命之正以生而未嘗有一毫之差此天理之所以為實而不妄者也若夫人物之生性命之正固亦莫非天理之實但以氣質之偏口鼻耳目四肢之好得以蔽之而私欲生焉是以當其惻隱之發而忮害雜之則所以為仁者有

不實矣當其羞惡之發而貪昧雜之則所以為義者有不實矣此中人之心所以雖欲勉于為善而内外隱顯常不免於二致其甚至於詐偽欺罔而卒墮於小人之歸則以二者雜之故也惟聖人氣質清純渾然天理初無人欲之私以病之是以仁則表裏皆仁而無一毫之不仁義則表裏皆義而無一毫之不義其為德也固舉天下之善而無一事之或遺而其為善也又極天下之實而無一毫之不滿此其所以不

勉不思從容中道而動容周旋莫不中禮也曰然則常人未免于私欲而無以實其德者柰何曰聖人固巳言之矣亦曰擇善而固執之耳夫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如是為善而不能不為知其如是為惡而不能不去則其為善去惡之心固巳篤矣于是而又加以固執之功雖其不覩不聞之間亦以戒慎恐懼而不敢懈則凡所謂私欲者出而無所施于外入而無所藏于中自將消磨泯滅不得以為吾之病而吾

之德又何患於不實哉是則所謂誠之者也

又曰自然而實者天也必期於實者人而天也

自誠明謂之性自由也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朱熹曰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者聖人之德所性而有者也天道也先明乎善而後能實其善者賢人之學由教而入者也人道也誠則無不明矣明則可以至於誠矣

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

朱熹曰天下至誠謂聖人之德之實天下莫能加也盡其性者德無不實故無人欲之私而天命之在我者察之由之巨細精粗無毫髮之不盡也人物之性

亦我之性但以所賦形氣不同而有異耳能盡之者謂知之無不明處之無不當也贊猶助也與天地參謂與天地並立而為三也其次通大賢以下凡誠有未至者而言也致推致也曲一偏也形者積中而形外著則又加顯矣明則又有光輝發越之盛動者誠能動物變者物從而變化則有不知其所以然者盖人之性無不同而氣則有異故惟聖人能舉其性之全體而盡之其次則必自善端發見之偏而悉推致

之以各至其極也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而形著動變之效自不能已積而至於化則其至誠之妙初不異於聖人也

又曰盡巳之性如在父子則親在君臣則義在兄弟則愛之類巳無一之不盡盡人之性如黎民於變時雍盡物之性鳥獸魚鼈咸若如此則可以賛天地之化育皆是實事非私心之倣像也

又曰人在天地中間雖止是一理然天人所為各自

有分人所能為者天有所不能為如天能生物而耕種必用人水能潤物而灌溉必用人火能熯物而薪爨必用人財成輔相必用人為非賛助而何呂大臨曰堯命羲和欽若昊天若民之析因夷隩鳥獸之孳尾希革毛毨氄毛無不與知則所賛可知賛者行其所無事順以養之而已天地之化猶有所不及必人賛之而後備則天地非人不立故人與天地並立而為三

臣按贊化育參天地乃至誠之極功而其本則盡已之性而已此聖人所以可學而至也其次致曲即學之事臣謂曲猶曲禮之曲蓋聖人生知安行不待致曲自能盡性自大賢以下則必於纖微委曲而用其功即前章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之意顏子之四勿曾子之三省皆致曲之事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

朱熹曰誠之為言實而已矣然此篇之中有以理之

實而言者如曰誠之不可揜之類是也有以心之實而言者如曰反諸身不誠之類是也讀者各隨文意所指而尋之則其義各得矣所謂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者以理言之則天地之理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自古至今無一物之不實而一物之中自始至終皆實理之所為也以心言之則聖人之心亦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從生至死無一事之不實而一事之中自始至終皆實心之所為也此所謂誠者物之

終始者然也苟未至於聖人而其本心之實猶未免於間斷則其實有是心之初以至未有間斷之前所為無不實者及其間斷之後以至于未相接續之前凡所云為皆無實之可言雖有其事亦不異於無有矣如曰三月不違則三月之間所為皆實而三月之後未免于無實蓋不違之終始即事之終始也日月至焉則至此之時所為皆實而去此之後未免於無實蓋至焉之終始即其物之終始也是則所謂不誠

無物者然也以是言之則在天者本無不實之理故凡物之生於理者必有是理方有是物未有無其理而徒有不實之物者也在人者或有不實之心故凡物之出於心者必有是心之實乃有是物之實未有無其心之實而能有其物之實者也程子所謂徹頭徹尾者蓋如此也

臣按此章之義上下皆所當知自人君言之必有脩德之實心然後有脩德之實事有愛民之實心

然後有愛民之實事未有無是心之實而能有其事之實者也以是推之餘莫不然是故君子實之為貴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

臣按君臣父子以至朋友之交此五者天下共由之路故曰達道知仁勇三者人所同得也故曰達

德道雖人之所共由然其知足以及之則君之當仁臣之當敬子之當孝父之當慈也必不昧其所以然知雖及之而仁不能守仁雖能守而勇不能斷則於當行之理或奪於私欲或蔽於利害以至蔑天常而敗人紀者多矣故曰所以行之者三三德雖人所同得然或勉強焉或矯飾焉則知出於術數仁流於姑息勇過於彊暴而德非其德矣故行之必本於誠一者誠也三者皆真實而無妄是

之謂誠德至於誠則以之為君必盡君道以之為臣必盡臣道處夫婦昆弟朋友之間無不盡其道者漢高帝溺嬖寵而兆人彘之禍以私欲蔽其知也晉武帝違親命而爲介弟之㤹以讒賊害其仁也唐太宗於廢承乾立子治之際幾不能決以愛牽其勇也然則人君之於三德其可使有一之闕哉其可有一之不出於誠哉以上皆言誠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

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臣按前章既言三達德此又教人以入德之路也夫智必上智仁必至仁勇必大勇然後為至然豈易遽及哉苟能好學不倦則亦近乎知矣力行不已則亦近乎仁矣以不若人為耻則亦近乎勇矣蓋好學所以明理也力行所以進道也知耻所以立志也能於是三者用其功則所謂三達德者庶

乎可漸致矣知斯三者則脩身治人之道不外乎此自家而國自國而天下特推之而已爾此章言知仁勇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臣按孟子七篇以仁義為首此造端託始之深意也程頤有曰孔子言仁未甞兼義獨於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而孟子言仁必以義配可謂有功于聖門矣梁惠王一章臣已著之義利篇故不悉

錄

孟子曰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臣按仁者心之德心存於仁則安反是則危義者心之制身由於義則正反是則邪二者皆吾所自有而甘心於自棄焉是虛至安之宅而託曠蕩之野背至正之路而趨荊棘之塗此聖賢之所深哀也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臣按人之與物相去亦遠矣而孟子以為幾希者蓋人物均有一心然人能存而物不能存所不同者惟此而已人類之中有凡民者亦有是心而不能存是即禽獸也惟君子能存之所以異于物耳若大舜之聖則明乎物之所以為物察乎人之所以為人不待於存而自存葢存之者猶待於用力

舜則身即理理即身渾然無間而不待于用力所謂生知安行從容中道者是也由仁義行則身與理一行仁義則身與理二然未至於舜則所以行仁義者正所當勉也行而久久而熟熟而安則與由而行者亦豈異哉此湯武反之之事有志於學聖人者不可以不勉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

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

臣按王子墊者必當時國君之子天子諸侯之子其未命者皆曰士觀其所問與孟子所告則其人必有志者也殺一無罪則非仁非其有取之則非義方是時天下之戰國七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其戮及無辜者衆矣此不仁之甚也侵人土疆奪人寶貨非其有而取之者衆矣此不義之甚也然當時之君習於為此未必知其

為不仁不義也故孟子亦而言之使以不仁為戒而所居常在乎仁以不義為戒而所由常在於義如此則大人之事備孟子此言所以救横流之禍全生民之命者其功豈少哉為人君者當味斯言以自警也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義也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欲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

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為義也

臣按孟子此章教人以善推其所為也夫有所不忍有所不為者此心之正也能有是心而推之雖所忍者亦不忍即仁也雖所為者亦不為即義也如無欲害人此所謂不忍也私欲一動則不忍者有時而忍矣無欲穿窬此所謂不為也私欲一動則不為者有時而為矣惟能即是心而充之害人之事固所不欲其未至於害人者亦皆不欲仁其

可勝用乎穿窬之事固所不為其末至於穿窬者亦皆不為義其可勝用乎爾汝人所輕賤之稱知耻者之所不肯受此所謂羞惡之心也能自此充之則無所往而非義也大抵人之本心無不善者由其以利欲汩之而失其本心故侵尋蹉跌遂流於不善如百步之走則知耻之而五十步則不以為耻曷若併五十步而無之乎月攘一雞則知耻之歲攘其一則不以為耻曷若併歲攘而不為乎

知此而後知孟子充之之說以上兼言仁義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

臣按此孟子指言仁義智禮樂之實使人知所以用力之地也仁義之道大矣而其切實處止在於事親從兄盖二者人之良知良能天性之真於馬

發見欲為仁義者惟致力乎此而已否則悠悠然汎汎然非可據之實地矣真知斯二者守之而不去則智之實節文斯二者適隆殺之宜則禮之實於斯二者行之而樂有從容安適之意無勉强矯拂之為則樂之實蓋天下之善未有出於事親從兄之外者善至于樂則方寸之間油然自有生意敷暢條達自不可已足之所蹈手之所舞亦將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矣然非深玩而實體之其能識

此味乎此章兼言仁義智禮樂

孟子曰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禦止也

朱熹曰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得之最先而兼統四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故曰尊爵在人則為本心全體之德有天理自然之安無人欲陷溺之危人當常在其中而不可須臾離也故曰安宅

臣按仁者我所自有苟欲為之誰能止者乃甘心

於不仁豈非不智乎故仁智二者常相須焉不仁斯不智矣不智斯不仁矣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物謂禽獸草木愛物謂取之有時用之有節

臣按天下之理一而分則殊凡生於天壤之間者莫非天地之子而吾之同氣者也是之謂理一然親者吾之同體民者吾之同類而物則異類矣是之謂分殊以其理一故仁愛之施無不徧以其分

殊故仁愛之施則有差若以親親之道施於民則親踈無以異矣是乃薄其親以仁民之道施於物則貴賤無以異矣是乃薄其民故于親則親之於民則仁之而於物則愛之合而言之則皆仁分而言之則有序此二帝三王之道所以異於楊墨也

此章言仁之施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也

張栻曰仁者非有意於榮仁者固榮也在身則心和而氣平德性尊而綦慢遠在家則父子親兄弟睦夫婦義長幼序推之於國而國治施之於天下而天下平無往而不榮也若夫不仁之人拂理而狥欲一身且不自保况其他乎夫人之情孰不惟辱之惡而自處於不仁則以私欲蔽之而昧夫榮辱之幾故也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

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强酒

臣按孟子此章明白峻厲自天子以至庶人皆當佩服以自警也然所謂不仁者非他縱人欲以滅天理而已人欲縱而天理滅其禍至於如此可不畏哉

孟子曰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麗數也億十萬也上帝既命侯于周服言為周之諸侯也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

將于京膚美也敏速也裸將祭事也　孔子曰仁不可為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詩曰誰能執熱逝不以濯

臣按此大雅文王之詩也以商之孫子而為周之諸侯以殷之美士而奔走周廟之祭天命何常之有哉成湯惟其仁也故天命歸于商紂惟其不仁故天命轉而歸周商之孫子其數以十萬計可謂衆矣而不能存商者以周之仁雖衆無所用也孟

子舉此以明國君好仁則天下無能敵者歎當時之不然也前後三章而三取喻曰惡濕而居下也惡醉而強酒也執熱而不以濯也其警世主也深矣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

臣按自昔危亂之世未嘗無忠言祖伊嘗諫紂矣召穆公嘗諫厲王矣李斯嘗諫二世矣而三君不

之聽者盖其心既不仁故顛倒迷繆以危為安以菑為利取亡之道為可樂也夫人君孰不欲安存而惡危亡而其反易至此者私欲蔽障而失其本心故爾武帝垂老而能聽田千秋故漢不至于亂德宗播遷而能聽陸贄故唐不至于亡信乎不仁而可與言猶可以存其國也雖然亦僅免於亡而已若仁人在上雖居治安之世而樂聞危亂之言是以長治久安而無後患吁此豈武帝德宗所及

哉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壙曠野也故為淵敺魚者獺也獺食魚之獸為叢敺雀者鸇也鸇鷹類擊鳥雀為湯武敺民者桀與紂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為之敺矣雖欲無王不可得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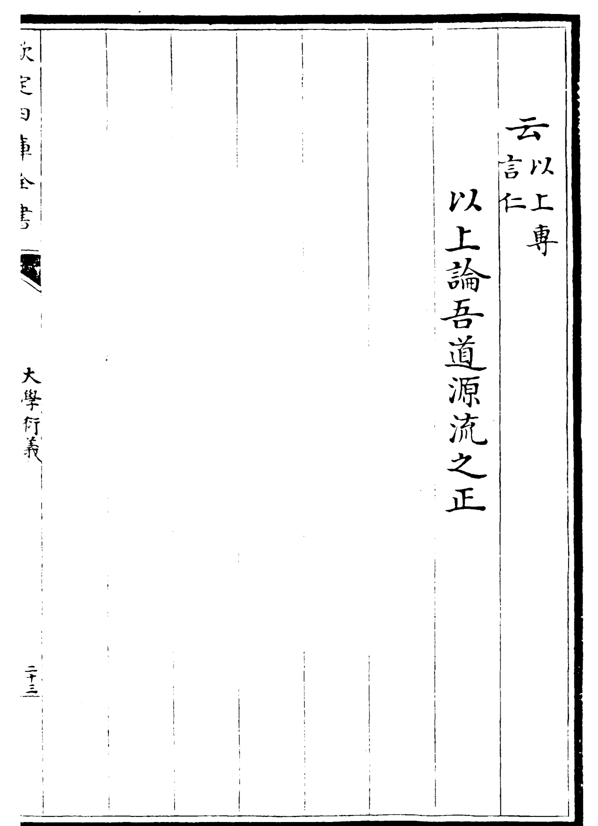
臣按此章之要在於所欲與聚所惡勿施之二言大學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父母于子心誠求之所欲者無不與所惡者無不去君之于民何獨不然當戰國時禽獸其民往往施之以所惡故孟子激切而言之夫仁者豈有心於天下之歸巳哉水就下獸走壙理之自然非有為而為之也故張栻有言循天理而無利天下之心而天下歸之者三王之所以王也假是

道亦以得天下者漢唐是也故秦為漢敺者也隋為唐敺者也為人上者其可不鑒于兹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公孫丑曰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謂使太子中與齊戰為齊所虜也

臣按人之情孰不愛其所親而梁惠王乃倒置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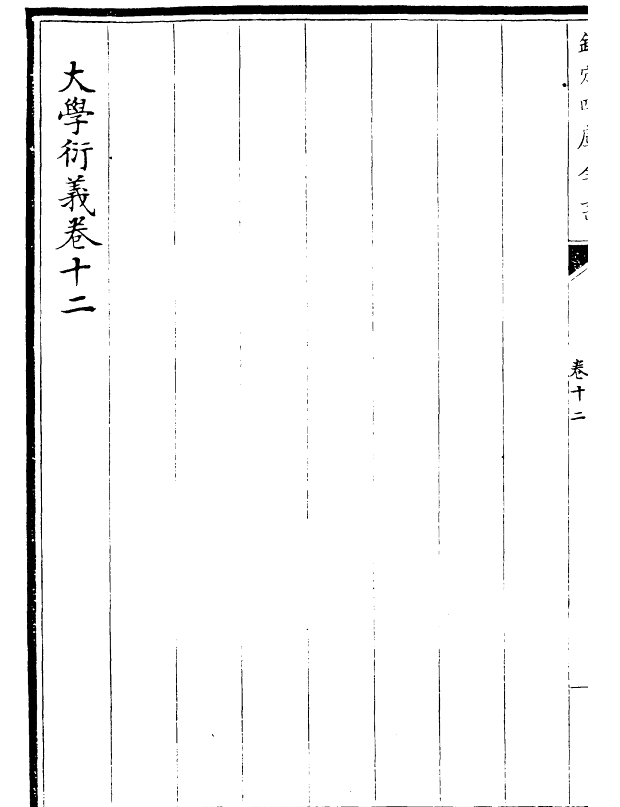
是者以貪得之心勝故天理熄滅人欲横流而至於斯極也朱熹謂仁人之恩自内及外不仁之禍自踈及親斯言盡之矣嗚呼梁惠王以土地之故驅子弟以殉之故孟子譏其不仁後世之君有以信讒殺子如漢武帝唐明皇者其事雖異其心則同蓋梁惠王貪得故驅之以戰而不卹二君患失故因讒殺之而不復辨皆由私欲之蔽而喪其本心故也孟子之言仁於君道為尤切故備著於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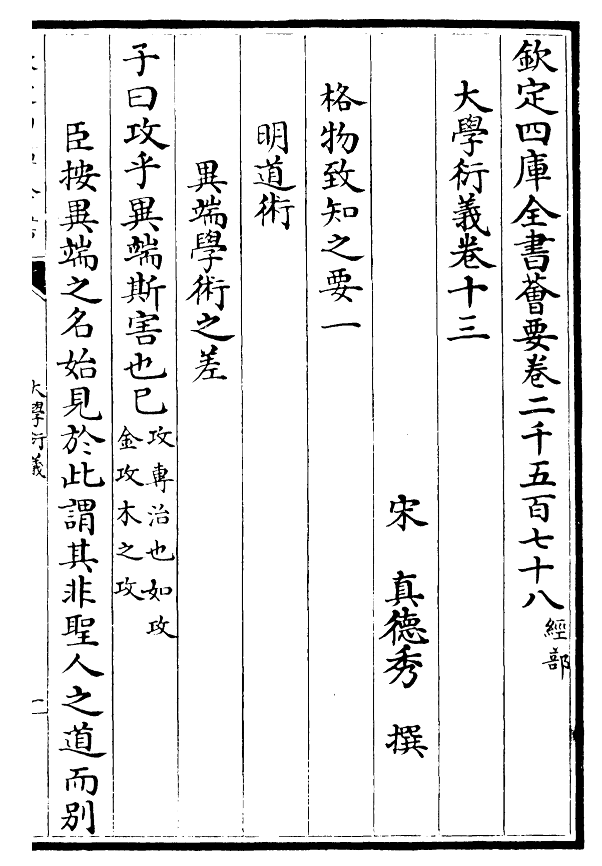
云

以上專言仁

以上論吾道源流之正



大學衍義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五百七十八 經部

大學衍義卷十三

宋 真德秀 撰

格物致知之要一

明道術

異端學術之差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攻專治也如攻金攻木之攻

臣按異端之名始見於此謂其非聖人之道而別

為一端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學君子當盡心焉若舍此而專治乎異端豈不有害邪或疑是時異端未作孔子所指未知為誰臣謂老聃楊朱墨翟皆與孔子同時特以洙泗之教方明故其説未得肆耳孔子之言必有為而發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横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

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莩是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熄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為此懼閑先聖之道閑者防衛之意距楊墨距猶禦也放淫辭放距而遠之也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

賊子懼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故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臣按孔子既沒異端遂作至孟子時盛矣以司馬遷所記自鄒衍淳于髡田駢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者不可勝數若申不害商鞅輩其害尤甚焉而孟子所深距者惟楊墨二氏何哉程

頤嘗論之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楊氏為我疑於
義墨氏兼愛疑於仁申韓則陋而易見故孟子止
闢楊墨為其惑世之甚也夫為我之疑於義何也
義者任理而無情楊朱自一身之外截然弗䘏故
其迹似乎義兼愛之疑於仁何也仁者尚恩而主
愛墨翟於親踈之間無所不愛故其迹似乎仁殊
不知天下之理本一而分則殊故君子親親而仁
民仁民而愛物心無不溥而其施有序心無不溥

則非為我矣其施有序則非兼愛矣楊朱專於為我則昧乎理之一墨翟一於兼愛則昧乎分之殊若是而曰仁義乃所以賊乎仁義也夫事君則致其身楊朱但知愛身而不知致身之義故無君立愛必自親始墨翟愛無差等而視其至親無異衆人故無父無父無君則人道滅絶是亦禽獸而已大抵正道異端相為消長楊墨之道不息則孔子之道不明則姦言邪詖得以誣罔民聽塞絶正理

正理絶滅不惟禽獸食人人亦將相食此孟子之所以懼而不容不辯也閑者防閑之義距楊墨放淫辭闢邪說者即所以閑先聖之道也天下之治亂其源實出於人心邪說一溺於其心則發於心而害於事發於事而害於政蓋必然之勢也事者政之目政者事之綱一念差則一事壞一目隳則大綱亦從而隳此邪說所以不可不闢人心所以不可不正也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驅猛獸孔子

作春秋事雖不同而其救天下之患立生民之極則一孟子之心亦三聖之心也言既終復謂能言距楊墨者即聖人之徒蓋所以勉天下學者皆以闢異端扶正道為心庶幾生人之類不淪胥於禽獸此孟子之功所以不在禹下也

漢武帝建元元年董仲舒對策曰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春秋公羊傳隱元年春王正月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仲舒蓋借此而言以明天下道術當統於一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

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試者皆絶其道勿使復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臣按此武帝即位之初也是年丞相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蘓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奏可而質之本傳則仲舒實發之申商韓非皆為刑名之學而秦與儀則為縱横之學者也鞅之相

秦廢井田而開阡陌以術欺隣國而襲破其師刀鋸斧鉞之刑横加無罪臨渭論囚水為之赤其慘覈少恩可知矣申韓之術大抵類是而儀秦以辯舌捭闔時君而傾亂人國此五人者皆生民之蠧而正道之賊也以其所挾往往徼一時富貴故後來之士企而慕之漢初游說之士若蒯通朱建輩大抵踵儀秦故轍而儒者如賈誼鼂錯亦皆明申韓先王之道闇欝不明雖通達之士不免没溺於

異學當是時也不有仲舒昌言排之道術何自而一乎故先儒推論其功以為不在孟子下詎不信然惜武帝雖略行其言終不能置諸丞弼之地使綱紀世教而嚴助朱買臣輩以縱横進張湯杜周之徒以刑名用晚年巫蠱之禍父子不能相保則一江充實為之其人葢兼刀筆口舌之能者也吁有天下者可不深監乎此

司馬遷曰武帝時人作史記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

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為謀

臣按百家之學惟老氏所該者衆今摭其易知者言之曰慈曰儉曰不敢為天下先曰無為民自化好静民自正無事民自富無欲民自樸無情民自清此近理之言也曹參以之相漢收寧壹之效文帝以之治漢成富庶之功雖君子有取焉曰元牝之門為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此養生之言而為方士者祖焉曰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奪

之必固與之此陰謀之言也范蠡用之以取吳張良本之以滅項而言兵者尚焉曰大道廢有仁義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此矯弊之言而放蕩者宗之至其以事物為粗迹以空虛為妙用蒙莊氏因之也莊周以荒唐繆悠之辭譁於世而清談者傚之自其近理者言之固在所可取然皆吾聖人之所有也下乎此則一偏一曲之學其獘有不

勝言者養生之説則神僊方藥之所自出也陰謀之術則申商韓非之所本也放蕩之害至劉伶阮籍而甚皆晋人清談之禍至王弼何晏而極弼魏人晏晋人皆以惑亂世主斲喪生民雖老莊之學初未至此然本源一差其流必有甚焉以是言之曷若由堯舜周孔之道為無獘哉或謂自漢以來有黄老之稱黄帝亦聖人也其道與老子均乎曰此猶醫師之宗神農巫步之祖大禹非其傳之正也或又謂

文帝用黄老而天下安武帝用儒術而海内耗則儒術果不逮黄老矣曰非也清静慈儉老氏之所長而文帝用之故其效如此然亦富之而未及教也使其用孔子之道則其成功豈止是哉若武帝之於儒術特崇其名而已而所以斁耗生民者則神僊刑名兵家之罪儒術何與焉臣不得以不辯

漢郊祀志自齊威宣威王宣王燕昭王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傳在渤海中諸僊人及不死之

藥皆在焉秦始皇至海上方士爭言之始皇如恐不及使人齎童男女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風雨為觧曰未能至望見之焉其明年始皇復游海上後三年游碣石考入海方士後五年始皇南至湘山遂登會稽並海上幾遇海中三神山之竒藥不得還到沙丘崩漢武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李少君以祠竈卻老方見上上尊之少君嘗自謂七十能使物卻老善為巧發竒中言上祠竈皆可致物物謂鬼神而丹砂可化為黃金成以為飲食

器則益壽而海中蓬萊僊者廼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黄帝是也於是天子始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而事化丹砂諸藥為黄金矣久之少君病死天子以為化去不死使人受其方而海上燕齊怪迂之方士多言神事矣明年齊人少翁以方見上拜為文成將軍以客禮禮之文成言上即欲與神通宫室被服非象神神不至廼作畫雲氣車又作甘泉宫中為臺室畫天地泰一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歲餘其方益衰神不至

迺為帛書以飯牛佯不知言此牛腹中有奇書殺視得書天子識其手迹謂所書事迹於是誅文成隱之其後又作柏梁銅柱承露僊人掌之屬欒大者故與文成同師求見言方天子既誅文成後悔其方不盡及見欒大大說大為人多方略敢為大言言臣之師曰黄金可成不死之藥可得僊人可致迺拜為五利將軍居月餘得四印以衛長公主妻之大見寵數月貴震天下而海上燕齊之間莫不搤掔搤與扼同掔與腕同自言有禁方能神僊矣齊人

公孫卿又言黄帝鑄鼎荆山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黄帝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於是天子曰嗟乎誠得如黄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耳五利不敢入海而之泰山祠上使人隨驗實無所見五利妄言見其師其方盡多不讎不讎無驗也上乃誅五利其冬公孫卿候神河南言見僊人迹緱氏城上天子親幸緱氏視迹問卿得無效文成五利乎卿曰僊者非有求人主人主者求之其道非寛假神不來言神事如迂誕積以歲乃可致於是郡國各除

道繕治宮館名山神祠所以望幸矣後上東廵海上行禮祠八神齊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萬數乃益發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數千人求蓬萊神人還至奉高太山邑名封泰山無風雨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庶幾遇之復東至海上望焉復遣方士求神人采藥以千數公孫卿言僊人可見上往常遽以故不見今陛下可為館如緱氏城依其制度置脯棗神人宜可致且僊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作飛廉桂館二館名甘泉

作益壽延壽館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廼作通天臺置祠具其下將招來神僊之屬後五年一祠泰山十二歲徧於五嶽四瀆方士之候神入海求蓬萊者終無驗公孫卿猶以大人之迹為觧天子羈縻不絕幾遇其真幾與冀同大始四年上耕於鉅鹿還幸泰山脩封禪祀明堂見羣臣乃曰朕即位以來所為狂悖使天下勞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害百姓縻費天下者悉罷之田千秋曰方士言神僊者甚衆而無顯功請皆罷斥遣之上曰大

鴻臚言是也於是悉罷諸方士候神人者是後上每對羣臣自歎曏時愚惑為方士所欺天下豈有僊人盡妖妄耳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而已

臣按神僊之説自戰國始燕齊之君嘗求之不驗矣而秦皇帝復求之秦皇帝求之不驗矣而漢孝武復求之以孝武之高明英傑而長生不死之欲一動乎中遂為方士所愚惑猶玩嬰兒於股掌之上豈不異哉晚更巫蠱之變壯心摧落悔志始萌

乃知平日所為無非狂悖而以方士為妖妄盡斥罷之是時年幾七十矣海内已虚耗矣乃始自咎其非不亦晚乎然迷而能復猶賢於始皇之終不悟云

成帝末年頗好鬼神上書言方術者皆得待詔谷永說上曰臣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奇怪鬼神廣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言世有

僊人服食不終之藥者皆姦人惑衆挾左道懐詐偽以欺罔世主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之盪盪如捉風捕景終不可得是以明王距而不聽聖人絶而不語唯陛下距絶此類毋令姦人有以窺朝廷上善其言

臣按谷永此疏足以盡方士欺詭之情矣使武帝時有為斯言者或可以開帝意之惑乎然則永所謂天地之性萬物之情者何也曰天地雖大萬物雖多其所不能違者陰陽而已故春夏不能常春

夏而有秋冬焉旦晝不能常旦晝而有暮夜焉闔闢之循環往來之更代此天地之性也榮必易之以悴盛必繼之以衰有終則有始有殺則有生者萬物之情也天地以體言故曰性萬物以用言故曰情人在天地間是亦一物耳而爲神僊之學者則曰吾能長生而不死有是理乎善乎楊雄之說也或問人言僊者有諸曰吾聞宓犧神農沒黄帝堯舜殂落而死文王畢畢地名文王所葬孔子魯城之北

孔子葬處獨子愛其死乎非人之所及也合永與雄之説則知長生之為虛誕也明矣而後來者猶甘心而不悟哀哉

漢光武信讖多以決定嫌疑議郎桓譚上疏曰凡人情忽於見事而貴於異聞觀先王之所記述咸以仁義正道為本非有奇怪虛誕之事今諸巧慧小才伎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讖記圖書謂讖緯符命之類以欺惑貪邪詿誤人主焉可不抑遠之哉宜垂明聽發聖意屏羣小之曲説

述五經之正義帝不悅其後有詔會議靈臺所處帝曰吾欲讖決之何如譚嘿然良久曰臣不讀讖帝問其故譚復極言讖之非經帝大怒曰桓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良久乃解

臣按光武之中興其先有以赤伏符來上者赤伏符者圖讖之名帝於是篤信之始以之命三公又以之定郊祀終以之斷封禪焉不知六經者先王之格言而讖緯者末世之邪說張衡以為起於哀

平之間蓋得之矣新莽之居攝也假稱符命以惑衆聽因以行其篡竊之謀光武誅新復漢宜削滅其書以絶禍本可也乃以赤伏之驗崇信而表章之夫異端小數豈無或驗要非六經之法言先王之正道故劉歆見之而改名公孫述因之而僭畔是徒足以起亂臣賊子之心而已果何益於世教哉自光武好之而東都儒者鮮不傳習至引之以釋經謬妄為甚後之為正義

者復祖禹故先朝名臣歐陽脩乞詔儒臣悉取九經之疏删去讖緯之言以其害道故也聖明之君有志於扶持正道者誠取修言施行之則所益多矣

初明帝顯宗也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使之天竺求其道得其書及沙門以來其書大抵以虛無為宗貴慈悲不殺以為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所行善惡皆有報應故所貴修鍊精神以至為佛善為宏濶勝大

之言以勸誘愚俗精於其道者號曰沙門於是中國始傳其說圖其形像而王公貴人獨楚王英最先好之

臣按此佛法入中國之始也是時所得者佛經四十二章緘之蘭臺石室而已所得之像繪之清凉臺顯節陵而已楚王英雖好之然不過潔齋脩祀而已英尋以罪誅不聞福利之報其後靈帝始立祠於宮中魏晉以後其法寖盛而五胡之君若石勒之於佛圖澄符堅之於沙門道安姚興之於鳩

摩羅什往往尊以師禮元魏孝文號為賢主亦幸其寺脩齋聽講自是至於蕭梁其盛極矣而其源則自永平始非明帝之責而誰哉

魏正始中尚書何晏好老莊書與夏侯元荀粲王弼之徒競為清談祖尚虛無謂六經為聖人之糟粕由是天下士大夫慕效遂成風流不可復制正始魏主曹芳年號是時司馬懿專國晏蓋曹爽之黨

景元中常道鄉公年號中散大夫嵇康好言老莊與阮籍籍兄

子咸山濤向秀王戎劉伶為友善號竹林七賢皆崇尚虚無輕蔑禮法縱酒昏酣遺落世事籍居喪飲酒無異平日當時士大夫爭慕效之謂之放達（未幾魏禪於晉）晉武帝太康中王戎為司徒王衍為尚書令樂廣為河南尹皆善清談宅心事外朝野爭慕效之衍與弟澄好題品人物澄及阮咸謝鯤畢卓等皆以任放為達醉狂裸體不以為非初何晏等祖述老莊立論以為天地萬物皆以無為本無也者開物成務無往不存者也衍等

愛重之由是士大夫皆尚浮誕廢職業裴頠著崇有論以釋其蔽然習俗已成亦不能救末幾惠帝立晉室大亂劉聰石勒遂據中原

元帝渡江初王導為政陳頵遺導書曰中華所以傾覆者正以莊老之俗傾惑朝廷養望者為宏雅政事者為俗人今宜改張然後中興可冀導不能從

庾亮鎮武昌辟殷浩為記室浩與褚裒杜乂皆以識度清遠善談老易擅名江東而浩尤為風流所宗

孝武帝時豫章太守范寗嘗謂王弼何晏之罪深於桀紂或以為貶之太過寗曰王何蔑棄典文幽淪仁義游辭浮說波蕩後生使搢紳之徒翻然改轍以至禮壞樂崩中原傾覆遺風餘俗至今為患桀紂縱暴一時適足以喪身覆國為後世戒豈能迴百姓之視聽哉故吾以為一世之禍輕歷代之患重自喪之惡小迷衆之罪大也

梁簡文帝為太子時講老子於華林園詹事何敬容歎

曰西晉尚清虚使中原淪於胡羯今東宫復爾江南其為戎乎_{未幾侯景作亂武帝餓殂簡文弑殞}

臣按清談之弊起於曹魏而終於蕭梁其始葢宗老莊氏其末則有欲為老莊氏之役而不可得者彼徒見老氏謂有生於無也故何晏王弼之徒設為元虚之論視事物之有形者皆為芻狗是非成壞一不足介意於是臣不必忠子不必孝禮法不必事威儀不必脩惟空曠無心不為事物染着者

乃為知道固非先王之教之所許而於老氏本指亦莫之究焉葢老氏謂天下之物生於有而有生於無非始無而今有也何晏輩乃悉歸之於無是豈老氏本指邪自吾儒言之形而上者理也形而下者物也有是理故有是物有是物則具是理二者未嘗相離也方其未有物也若可謂無矣而理已具焉其得謂之無邪老氏之論既失之而為清談者又失之尤者也若吾儒之道則不然天之生

物無一之非實理之在人亦無一之非實故立心以實意為主脩身以實踐為貴講學以實見為是行事以實用為功此堯舜周孔相傳之正法也自何晏戎衍以至殷浩雖皆高談空妙然於世之名寵權利未嘗不深留其情晏圖台鼎戎執牙籌衍營三窟浩達空函卑猥貪吝更甚庸俗不知晏輩其以名寵權利為有邪為無邪夫既酷嗜而深求之是必以為有矣夫何世間萬有一切皆無獨此

乃真有邪其視老氏之無為無欲超然萬物之表莊生於千金之聘三公之位若涴焉者果何如耶此所謂欲為老莊之役而不可得者也其始以之自利其身其終以之貽害於國故桓温以為神州陸沉百年邱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夷甫衍字而陶宏景之詩有曰平叔任散誕平叔晏字夷甫坐談空不悟昭陽殿化作單于宫而何敬容亦有江南為戎之歎盖自晋及梁其亂亡如出一轍皆學老

莊氏而失之罪推原其本是亦老莊之罪也然則有天下者懲魏晉蕭梁之禍其可不以堯舜周孔之道為師哉

後魏世祖時道士寇謙之自言嘗遇老子授以辟穀輕身之術又遇神人李君授以圖籙真經使之輔佐北方太平真君出天宮靜輪之法其中數篇李君手筆也謙之獻於魏主朝野多未信崔浩獨師事之崔浩魏大臣也上書證明其事曰聖主受命必有天應河圖洛書皆寄言於

蟲獸之文未若今日神人接對手筆粲然辭旨深妙自古無比魏主遂信之顯揚新法宣布天下

冦謙之奏作靜輪宫必令其高不聞雞犬以上接天神

崔浩勸魏主從之功費萬計經年不成太子晃諫曰天人道殊卑高定分不可相接理在必然今虚耗民力將安用之必不得已請因東山萬仞之高庶為功差易魏主不從未幾崔浩以事坐誅魏主燾亦為其臣所弑

臣按魏燾聽謙之所奏為異教所惑不足責也崔

浩名為研精經術不喜老佛而乃怵於一道士之言以譊妄為可信是又出於老佛之下矣先儒胡寅嘗論之曰浩言河圖洛書寄言於鳥獸之文夫圖書之顯乃天地之理自然發見如垂象然非有寄言者也又言神人接對手書粲然辭旨深妙此又理之所必無者也神無聲色貌象曷為其能書邪至於信謙之之說作宮以上接天神尤為愚誕夫天非若地之有形也自地而上無非天者日月

星辰之繫乎天非若草木山川之麗乎地也著明森列躔度行止皆氣機自運莫使之然而然者無所託也若其有託則是以形相屬一麗乎形能不壞乎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謂造化之迹盈虚消息而不可測也或者惑於荒幻之言乃謂或聆其音旨或覩其儀觀或受其詔告符契寧有是哉臣謂胡寅之論善矣然則人主之事天果何道乎詩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又曰無貳無虞上帝臨女

夫無貳者一也主一者敬而能一者誠也湯之所以事天曰顧諟明命爾文王之所以事天曰翼翼小心爾夫豈求之外哉人主知此則土木不必崇儀物不必侈懍然自持常若對越則不待聆音旨覿儀觀受符契而游衍出王無非與神明周旋者矣

梁武帝中大通元年九月幸同泰寺設四部無遮大會釋御服持法衣行清静大捨羣臣以錢一億萬祈白三

寶奉贖皇帝菩薩僧衆黙許乃還内
上自天監中用釋氏法長齋斷肉日止一食惟菜羹糲
飯而已多造塔公私費損時王侯子弟多驕淫不法上
年老厭於萬機又專精佛戒每斷重罪則終日不懌或
謀反逆事覺亦泣而宥之由是王侯益横或白晝殺人
於都街或暮夜公行剽掠有罪亡命匿於王家有司不
敢搜捕上深知其弊而溺於慈愛不能禁也
中大同元年三月庚戌上幸同泰寺遂停寺省講三慧

經夏四月丙戌解講是夜同泰寺浮圖災上曰此魔也宜廣為法事乃下詔曰道高魔盛行善障生當窮茲土木倍增往日遂起十二層浮屠將成值侯景亂而止明年

侯景舉河南來歸又明年景反陷臺城上以餓殂

臣按魏晉以後人主之事佛未有如梁武之至者也夫以萬乘之尊而自捨其身為佛之厮役其可謂卑佞之極矣殫國府藏朘民膏血以資塔廟又可謂尊奉之極矣以蔬茹麪食而易宗廟之牲牢

恐其有累冥道也織官文錦有為人類禽獸之形者亦禁反逆赦而不誅剽盜肆行亦弗忍禁凡以推廣佛戒也蓋嘗論之使僊而可求則漢武得之矣佛而可求則梁武得之矣以二君而無得焉則知其不可求而得也明矣縱求而得之虛無寂滅之教不可以治人倫山林枯槁之行不可以治國家况不可求邪漢武貪僊而終致虛耗之禍梁武佞佛而卒召亂亡之厄則貪佞之無補也又明矣

且其舍身事佛豈非厭塵囂而樂空寂乎使其能若迦維之嫡嗣視王位如敝屣褰裳而去之庶乎為真學佛者釋迦者迦維國王之嫡嗣舍王位而入山學佛而帝也既以篡弑取人之國又以攻伐侵人之境及其老也雖慈孝如太子統一涉疑似忌之而至死貪戀如此又豈真能捨者乎釋服入道既可徼浮圖之福奉金贖還又不失天子之貴是名雖佞佛而實以誑佛也且其織文之非實猶不忍戕之彼蚩蚩之氓

性命豈鳥獸比而連年征伐所殺不可勝計浮山築堰浸灌敵境舉數十萬衆而魚鼈之曾不少卹是名雖小仁而實則大不仁也且國所與立惟綱與常帝於諸子皆任以藩維而無禮義之訓故正德以梟獍之資始舍父而奔敵國中引賊以覆宗祊武帝未生太子統時養臨川王宏子正德為子及統生正德還本封西豐侯意怏怏遂奔魏已而逃歸復其封爵後進王臨賀侯景反正德首以內應導之以犯闕又與景約克城之日毋得全兩宮兩宮謂帝及太子統也若綸若繹或總雄師或鎮上游當君

父在難不聞有灑血投袂之意邵陵王綸督諸軍討侯景不力戰湘東王繹鎮江陵不時遣援致景陷都城方其弟兄相仇叔侄交兵極人倫之惡武陵王紀與繹相攻繹殺紀又攻河東王譽於湘州攻岳陽王詧於襄陽詧譽皆湘東之姪也其後詧引魏兵殺繹於江陵此無他帝之所學者釋氏也釋氏以天倫為假合故臣不君其君子不父其父三四十年之間風俗淪胥綱常掃地宜其致此極也使其以堯舜三王為師而不雜於方外之教必本仁義必尚禮法必明政刑顧安有是哉

唐代宗始未甚重佛宰相元載王縉皆好佛縉尤甚上嘗問佛言報應果有之邪載等對曰國家運祚靈長非宿植福業何以致之福業已定雖時有小災終不能為害所以安史皆有子禍懐恩出門病死二虜不戰而退此皆非人力所及豈得言無報應也上由是深信之常於禁中飯僧百餘人有冦至則令僧講仁王經以禳之冦去則厚加賞賜良田美利多歸僧寺載等侍上多談佛事政刑日紊矣

臣按代宗以報應為問使其時有儒者在相位必以福善禍淫虧盈益謙之理反復啓告使人主懍然知天道之不可誣而自强於脩德載筭曽微一語及此乃以宿植福業為言而謂國祚靈長皆佛之力母乃厚誣天道乎夫唐之所以歷年者以太宗濟世安民之功不可掩也而所以多難者以其得天下也不純乎仁義綱常禮法所在有慚德焉繼世之君克巳勵善者少恣情悖理者多也天有

顯道厥類惟彰此之謂矣載等舍天道而談佛果
是謂災祥之降不在天而在佛也為治之道不在
脩德而在於奉佛也代宗惟其不學故載等得以
惑之且夫安史之禍由太真蠱於內楊李賊於外
醞釀而成之也而所以能平之者由子儀光弼諸
人盡忠帝室驅而攘之也其所以皆有子禍者祿
山思明以臣叛君故慶緒朝義以子弒父此天道
之所以類應者也回紇吐蕃不戰自退則又子儀

挺身見虜設謀反間之力推迹本末皆由人事而載等乃曰此非人力所及其欺且罔固不甚哉方是時子儀以屢立大功為大閹魚朝恩所忌載等以郤敵歸之佛力既足以排子儀又足以媚朝恩姦邪情状豈不灼然而代宗弗之察也寇至則飯僧講經以禳之寇退則厚加賞賚移爪牙之功歸髡秎之輩其不激將士之怒而速危亡之戹直幸而已爾其後我朝舉兵南伐孱主李煜亦祖是轍

梵唄未終而城堞不守矣吁是豈不足為千載之戒哉

唐憲宗與宰相語及神僊李藩對曰秦皇漢武學僊之效具載全史太宗服天竺僧長年藥致疾此古今明戒也陛下春秋鼎盛勵志太平宜拒絕方士之說茍道盛德充人安國理何憂無堯舜之壽乎時元和五六年間

元和十三年以山人栁泌為台州刺史上好神僊詔天下求方士皇甫鎛薦泌能合長生藥泌言天台多靈藥

誠得為彼長吏庶幾可求上以命泌諫官論奏以為人主喜方士未有使之臨民者上曰煩一州之力而能為人主致長生臣子亦何愛焉由是羣臣莫敢言泌至台州驅吏民采藥歲餘無所得逃入山中浙東觀察使捕送京師皇甫鎛等保護之上復使待詔翰林服其藥日加躁渴起居舍人裴潾上言藥以愈疾非朝夕常餌之物況金石酷烈有毒又益以火氣殆非五藏所能勝也古者君飲藥臣先嘗之乞令餌藥者先餌一年則真偽

可辨矣上怒貶潾爲江陵令上服金丹多躁怒左右宦官往往獲罪有死者人人自危十五年正月暴崩人謂内侍陳宏志弑逆

臣按李藩之對裴潾之諫皆忠言至論也憲宗不一之察而卒服金丹以殞其身自古人主爲藥所誤者多矣臣獨舉憲宗者英主也敬宗昏童無足譏者武宣皆英主亦復爲之覆轍相尋而不知鑒毋乃惑之甚蔽之甚乎

元和十四年迎佛骨至京師先是功德使上言鳳翔寺塔有佛指骨相傳三十年一開開則歲豐人安來年應開請迎之上從其言至是佛骨至京師留禁中三日歷送諸寺王公士民瞻奉捨施如恐弗及刑部侍郎韓愈上表諫曰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黄帝至禹湯文武皆享壽考百姓安樂當是時未有佛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捨身竟

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尚在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不令惑衆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豈宜以入宫禁乞付有司投諸水火永絶禍本上大怒將加極刑宰相裴度崔羣言愈雖狂發於忠懇宜寛容以開言路乃貶潮陽刺史

臣按後世人主之事佛者大抵徼福田利益之報所謂以利心而為之者也故韓愈之諫歷陳古先帝王之時未有佛而壽考後之人主事佛而夭促可謂深切著明者矣而憲宗弗之悟也方是時既餌金丹又迎佛骨求僊媚佛二者交舉曾未期年而其效乃爾福報果安在邪臣故併著之以為人主溺意僊佛者之戒

愈又甞著原道篇略曰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

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又曰古之為民者四（士農工商）今之為民者六（四民之外又有釋老）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柰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又曰古之所謂正心誠意者將以有為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國家天下者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又曰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

國之令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為夷也又曰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愽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賔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其為道易明而為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為已則順而祥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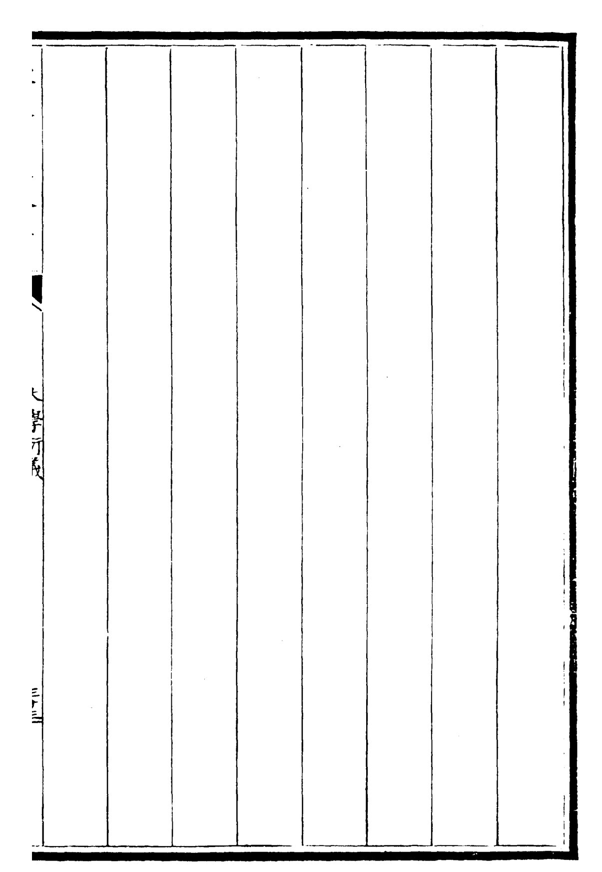
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享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楊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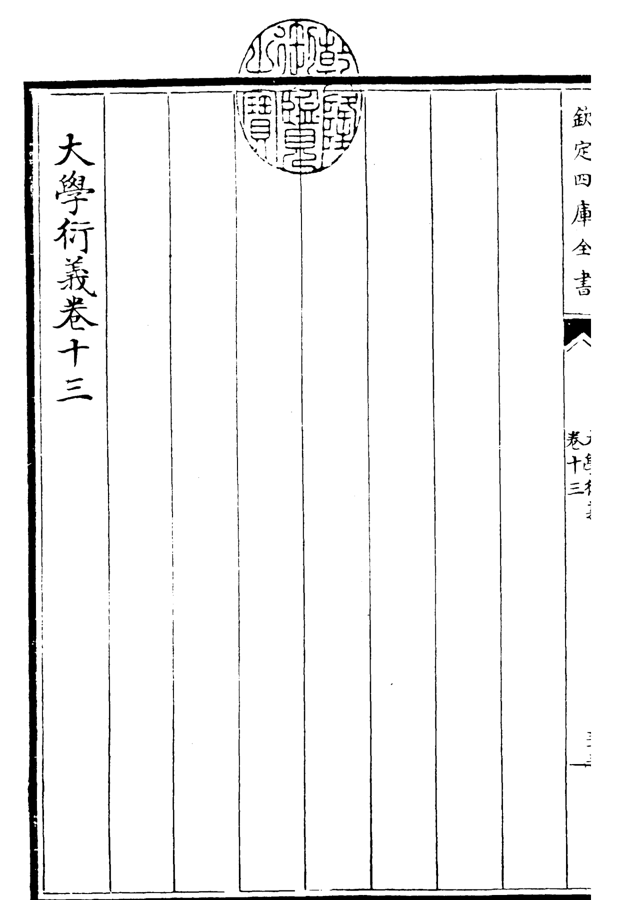
臣按韓愈之書深排釋老可謂有功於衛道者故劉其略著於篇然愈所謂堯傳之舜舜傳之禹至

於孟子沒而不得其傳者亦言其槩而所以相傳者則末之詳也然則所以相傳者果何道邪曰堯舜禹湯之中孔子顏子之仁曾子之忠恕子思之中之誠孟子之仁義此所謂相傳之道也知吾聖賢相傳之正則彼異端之失可不辯而明矣然此數者之中曰中曰仁曰誠皆道之全體是三者果一乎果二乎臣嘗論之中也者以其天理之正而無所偏倚也仁也者以其天理之公而不蔽於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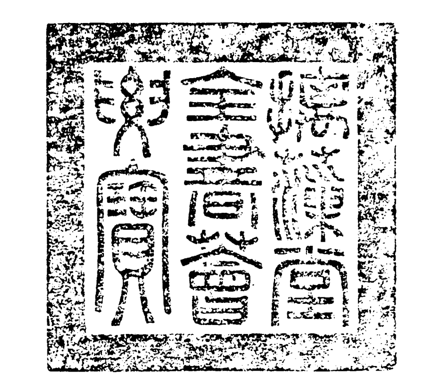
欲也誠也者以其天理之實而不雜以偽妄也雖所從言者不同而其道則一而已爾虞書言中而不及仁論語言仁而不及誠夫豈偏於一哉中則無不仁仁則無不誠矣彼高而溺於空虛卑而陷於功利者焉有所謂中慘礉刻薄者焉有所謂仁欺詭譎誕者焉有所謂誠以此揆彼所謂夷夏之分霄壤之隔也人主於二者之辯其可不明也哉

以上論異端學術之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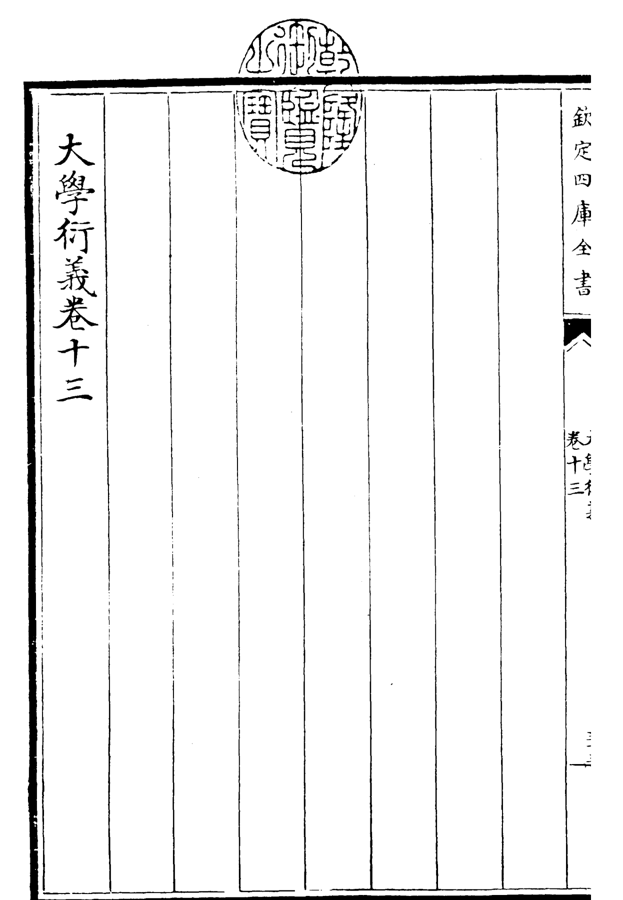
大學衍義卷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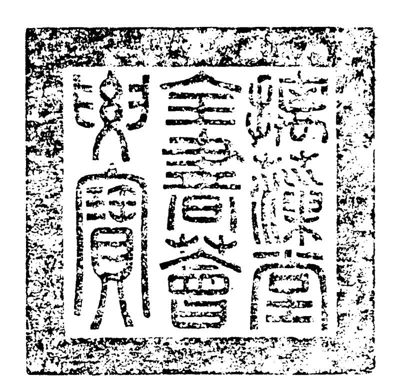
覆校官庶吉士臣方　煒

校對官庶吉士臣王福清

謄録監生臣吳　魯



大學衍義卷十三



覆校官庶吉士臣方　煒
校對官庶吉士臣王福清
謄録監生臣吴　魯